

评论

河润初心 爱暖与共

——《额吉的河》获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启示

·王力强

当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这一被反复书写的历史题材，在《额吉的河》中焕发出全新艺术生命力并摘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时，其背后不仅是作家突破创新的创作智慧，更折射出新时代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走向。这部作品以独特的叙事视角、深厚的情感肌理和鲜明的艺术追求，精准契合了文艺创作“坚守人民立场、增强文化自信、弘扬核心价值观”的核心要求，为主题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范本。

结构起强烈的叙事张力，辅诗化小标题的艺术设计，既保证了儿童文学应有的思想深度，又实现了艺术表达的高水准。这种“大主题小切口”的创作策略，既忠实还原了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的历史真实，又通过“额吉的河”这一核心意象，将个体母爱、民族温情与国家情怀熔铸为“天下的爱都是相通的”精神内核，完成了从历史事件到文学经典的价值升华，为同类题材创作提供了“以小见大”的成功范式。

艺术方向；江西教育出版社为打磨细节多次推迟付梓，彰显了出版方的工匠精神。这种“作家潜心创作、文联精准引导、出版社精雕细琢”的良性互动机制，构建起多方协同的创作生态，不仅为《额吉的河》的成功保驾护航，更践行了“完善文艺创作扶持机制”的时代要求，为优秀作品的诞生培育了肥沃土壤。

文化认知，为作品奠定真实底色；扶持方需实施“全生命周期”精准赋能，从项目规划到成果推广全程跟进，确保创作方向不偏离、艺术表达更精进；传播方需秉持“精雕细琢”的工匠精神，通过反复打磨、专业研讨等方式，实现作品思想与艺术的双重提升，让作品经得起市场与时间的检验。

价值传递：以情感共鸣实现润物无声。主题创作的核心使命在于价值传递，《额吉的河》给出了最优解——以情感共鸣深化价值认同。其经验核心在于：用“具象故事”替代“抽象理念”，通过具体情节让核心价值可感可触；以“共通情感”打破认知壁垒，聚焦亲情、成长等人类共通情感，让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的受众在共情中接纳价值理念；立足“共有文化”构筑精神家园，将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、家庭叙事与国家叙事相结合，诠释“休戚与共、荣辱与共、生死与共、命运与共”的共同体理念，呼应“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”的时代使命。

精品诞生的三重路径 提炼主题创作的经验

成功并非偶然，《额吉的河》背后蕴含的创作规律与实践经验，为新时期主题创作提供了极具实操性的行动指南，可提炼为题材开掘、生态构建、价值传递三大核心路径。

题材开掘：在经典命题中挖掘新切口。主题创作最易陷入“同质化”“概念化”困境，《额吉的河》的突破关键在于对传统题材的创造性转化。面对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这一经典命题，作品没有重复“宏大叙事+崇高赞美”的固有模式，而是立足儿童视角，聚焦孤儿的成长困惑与情感需求，用“小切口”承载“大主题”。其可复制经验在于：一是深挖历史细节中的“人性温度”，避免标签化表达，让宏大主题通过个体命运落地；二是立足受众需求创新叙事视角，根据题材特点选择合适的表达维度，让主题表达更具代入感；三是提炼核心文化符号，如“额吉的河”既承载地域特色，又蕴含情感共鸣，串联起个人、民族与国家的精神联结，强化文化认同。

创作生态：构建多方协同的精品培育机制。优秀作品的诞生离不开良好的创作生态，《额吉的河》的成功是“作家深耕+政策扶持+专业打磨”三方合力的结果。这一经验启示我们：创作者需坚守“深耕领域”的定力，像许廷旺深耕草原题材那样，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与

时代优秀文艺作品的诞生，既需要作家突破惯性思维、深耕生活肌理的创作勇气，也离不开开创作生态的精准扶持与正向引导。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征程中，主题创作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将宏大主题融入个体叙事，让传统题材焕发时代活力，才能创作出更多凝聚民族精神、传递文化力量的精品力作。相信当更多创作者以《额吉的河》为范本，坚守初心、深耕不辍，文艺之河必将如“额吉的河”般源远流长，滋养民族复兴的心灵土壤。

时代精神的精准呼应 文艺创作的价值向度与文化使命

《额吉的河》获奖，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文化走向，与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“推动文艺创作从‘高原’向‘高峰’迈进”的时代要求高度同频。在价值引领层面，作品摒弃了说教式表达，通过宝力皋用祖传玉烟壶换糌粑油救活养子、银花夫妇毅然收养三个孤儿等鲜活细节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巧妙融入日常生活叙事，实现了“以文化人、润物无声”的育人功能，让“仁爱友善”“民族团结”等理念在具体故事中可感可触。

在文化立场层面，作品以家庭叙事映照国家叙事，从玉萍姐弟与额吉之间的手足亲情，到草原牧民对孤儿的无疆大爱，再到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，层层递进地诠释了“我们是一家人”的深刻内涵，精准呼应了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的文化使命。在审美追求层面，作品将草原的辽阔风光、独特的民风民俗与温暖的人性之美融为一体，既保持了现实主义的真实质感，又兼具诗化化的艺术表达，完美契合了新时代读者对高品质文艺作品的审

双重保障的合力效应 作家坚守与生态赋能的共振

自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来，内蒙古自治区时隔15年，再次斩获这一重要奖项。

优秀作品的诞生，从来不是作家的“单打独斗”，而是个人坚守与生态赋能的双重结果，《额吉的河》便是最生动的例证。作家许廷旺深耕草原题材多年，始终秉持“儿童文学不应降低文学水准”的创作理念，在作品中实现了历史背景“虚写”与生活细节“实描”的有机统一——既没有因历史厚重而显得晦涩难懂，也没有因面向儿童而流于浅薄直白。同时，他通过“成长进行时”的留白设计，让玉萍姐弟的命运兼具完整性与开放性，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情感想象空间。

这种严谨的艺术追求，得到了完善创作生态的有力支撑。内蒙古重点文艺创作扶持工程从项目立项、实地采风到文本打磨、推广推介，提供了全流程精准扶持；全国名家研讨会的专业点评与点对点研评，为作品校准了

历史题材的创造性转化 以人性温度激活宏大主题

2025年11月20日晚，中国文学盛典·儿童文学奖之夜颁奖典礼在湖南长沙举办，内蒙古通辽市作家许廷旺凭借长篇小说《额吉的河》，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

《额吉的河》的成功，首要密码在于其对历史题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面对“民族团结”这一宏大主题，作家许廷旺跳出了概念化、框架化的叙事窠臼，将创作焦点从宏大历史叙事转向孤儿群体的微观内心世界，以“负面情绪”为独特切入点，细腻描摹了玉萍姐弟三人的哀亲之痛、迁徙之惑与成长之艰。这种对个体精神成长史的真实书写，打破了同类题材对“大爱”的单一化、崇高化呈现，让宏大历史通过具体可感的人性温度落地生根，变得有血有肉、触手可及。

在叙事结构上，作品采用主副线索交织的复式结构，以上中下三部分前置的承上启下情

散文

荒原上的千年风骨

·王贵

科尔沁沙地的风，携着金沙掠过教来河畔，千百年间，却吹不散一片奇异的柳林。在内蒙古奈曼旗的沙地腹地，这些被当地人唤作“怪柳”的生灵，以扭曲的身躯、坚韧的根系，在荒凉中站成了永恒的风景，也刻进了我对它的深情记忆。

怪柳之“怪”，初见便令人惊叹。灰褐色的树皮如老人皴裂的手掌，纵横的裂纹里藏着岁月的沧桑，部分树干中空如洞，疤痕累累，却依旧枝繁叶茂。细长的枝条柔韧下垂，或扭曲痉挛如狂舞的银蛇，或倚地斜立似醉卧的隐士，没有杨柳的婀娜，没有松柏的挺拔，却以一种丑拙而倔强的姿态，彰显着生命的张力。这份“怪”，是教来河洪水千百次冲刷、风沙亿万万遍磨砺的杰作，是自然雕琢出的独特风骨。

怪柳的生命力，藏在深深扎入地下的根系里。在含盐量极高的盐碱地、缺水少土的沙荒中，它的根能探向地下数米，如无数根须攥住流动的沙丘，将漂泊的荒原牢牢固定。春风拂过，鳞片状的嫩叶便迫不及待地探出枝头，蓝绿色的新绿如一层薄纱铺在沙地上，吸引着南归的候鸟叽叽喳喳地停歇，为沉寂的荒原注入第一缕生机。待到深秋，霜染枝头，深褐色的枝干虬曲盘桓，远远望去，宛如一条条苍龙卧于土

丘之上，苍劲雄浑，尽显岁月沉淀的威仪。

这片怪柳林，早已是奈曼人生活的一部分。早年日子清苦时，乡亲们缺柴少薪，便到林中砍些细枝回家，烧火暖炕、煮饭做菜，怪柳默默忍受着斧凿之痕，却依旧抽枝发芽，成为补贴家用的“柴火帮手”。如今生活富足了，它又换了模样，虬曲的枝干、独特的林景成了“网红美景”，吸引着八方游客慕名而来，用镜头定格这份荒原奇观。而我，每一次走近它，都像是与老友重逢。退休前，因工作下乡，每每路过柳林，我总会停下来，踩着松软的沙土走进林中，用相机记录它的千姿百态。最难忘一个深秋的清晨，刚下过霜的空气里带着清冽的凉意，霜花凝结在细枝和枯叶上，阳光斜照时泛着碎银般的光。怪柳迎着西风轻轻摆动，枝桠相撞发出细碎的声响，倒像是在唱一首自在从容的歌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它的“奇”：它不慕温室的安逸，不恋沃土的滋养，偏选了最荒凉的沙地，用皱巴巴的树干、弯曲的枝桠，活出了独一份的生机与尊严。

金色的奈曼科尔沁沙地，怪柳纵横交错，千百年间，它抗干旱、耐盐碱、抵风沙，既是科尔沁沙地治理的“植物功臣”，也是当地人心中的一种精神图腾。它没有华丽的外表，却以坚韧不拔的品格，在荒原上书写着生命的传奇；它没有索取，却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，从柴火到美景，始终与这片土地休戚与共。

如今，每当我再次走进奈曼怪柳林，踩着沙沙作响的金沙，望着那些扭曲却挺拔的枝干，心中便涌起无限敬意。这荒原上的千年风骨，不仅是奈曼最特别的风光，更是刻在通辽大地上的精神印记——它告诉我们，生命纵使历经磨难，也能在逆境中绽放光彩，活出独有的风采与尊严。

散文

今年冬天，小镇无雪。

本来乌云已经浓厚地集结起来，但天空却又倏地豁然开朗起来。苍天就是这么吝啬，只是在前些日子撒下那么一点点，不到半日就全部融化掉了。在漫长的冬日中，是多么希望下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，因为没有雪的冬天是不完整的冬天。

冬天里无雪的日子，是多么让人感到无奈和乏味。整个冬天除了寒冷就是疯狂的西北风，仿佛有只古老的大风箱在没完没了地扇着风，扇得天寒地冻。阳光倒是挺充足的，但还是让人觉得生活里缺少了点什么。在这无雪的日子里，路上的行人不得不把整个身子都用羽绒服包裹起来，脚步匆匆，甚至见了熟人也只是点点头而已，连短暂的停留都没有了。

爱雪的原因还是在小的时候。那时还没有保护鸟类的意识。寒假里下了一场大雪之后，我们就把院子扫出一大片空地，撒上一把小米，然后找来一个没有梁子的柳条篮子，让它一面着地，另一面用木棍支上，在木棍的下方拴一根绳子，攥住绳子的另一头，躲在厨房门后边，观察着那些觅食的麻雀“请君入瓮”。连续几天下雪，麻雀们早已是饥肠辘辘，哪里还顾得上这是人类设下的圈套？就从树上或柴垛上叽叽喳喳地飞来觅食。看见它们入了瓮，我们就顺手一拉，那些麻雀们还不知怎么回事，就被柳条篮子扣住束手就擒了。这是刻在骨

等雪

·由焕章

子里的场景，至今难忘。而如今，望着碧蓝的天空，这无雪的冬天，该是多么让人遗憾和惆怅。

喜欢冬天里有雪，也随着年龄的成长和学识的增多而愈加强烈。不是吗，雪是历朝历代文人们的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意象，尤其是诗歌。你看，古代的诗人们怀着一份与生俱来的痴迷，因为雪的素净容颜，还有雪赋予天地的那份空灵与想象，这翩然而至的六瓣冰花，有的如玉柱，有的如银针，有的如尘封的生成，形态万千，各具其美，每一片的风生皆系于温度的微妙交织。皑皑的白雪掩去了地面的芜杂，仿佛世界被重置，归于一片宁静。

古代诗人描写雪的诗句有很多很多。比如唐代的柳宗元在《江雪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诗中运用典型的概括手法，选择千山万径、人鸟绝迹这种最能表现山野严寒的典型景物，描绘大雪纷飞、天寒地冻的图景，接着勾画出独钓寒江的渔翁形



呦鹿鹿鸣(版画) 蒋艳艳 作

诗歌

这一年，我更像我

·刘艳华

这一年，我把骨子里的疼痛磨成粉笔灰，落在黑板上，也落在自己的纹络里。

这一年，我把没说出口的话都种进泥土，它们不开花，只长刺。

这一年，我在灶台前把眼泪和面粉一起揉成馒头，一口是咸，一口是甜。

这一年，风从草原吹过来，我站在雪地里，像一株被冻伤的草，却还在努力，把根往更深的地方扎。

这一年，我没有成为更好的人，只是更像我，自己带着一身的伤，和一点不肯熄灭的光，在人间，慢慢走，慢慢活。

重逢

·吉如嘎泰·乌兰图雅

本以为你不会来了，你却迟迟地缓缓地走进来，熟悉而陌生的寒暄，和你不再少年的脸让我恍如隔世。

本以为你不会来了，当春雨滴在长街积水汪汪的水沟，我听过飞鸟落在枝头扑腾时的叫声，你久久没有来。

直到那天，世界忽然静了，你从明媚春光中走来，像一粒迟到的轻微的沙，落在我慢慢伸开的手指。

我们便应付这场久别重逢，聊着，聊着，让话头占满时事、幽默和嬉笑，忽然无奈地相视一笑，原来回忆，可以这样轻轻地，从眼前飘走。

天空就有了下雪的预兆。我站在讲台上讲课时，窗外就陆陆续续地飘起了雪花，这时同学们都把目光转向了窗外，只见大片的雪花从天空飘落，像一只只白色的蝴蝶在翩翩起舞，静默无声。待到中午放学的铃声响起，我就站在教室门前，因为我是班主任，知道班级里有六七个走读生是骑自行车来上学的。下这么大的雪，他们再骑车回家实在很困难，我家与学校一墙之隔，于是就把这几名学生带回了家。回家后，我和妻子一起下厨，给他们做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吃。虽然外面还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，我们在屋里却一个个吃得满头大汗。当时看到他们吃得很满足的样子，我的心里也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坦。他们吃完饭后就踏着“咯吱咯吱”的积雪回学校上课去了，洁白的雪花还在不紧不慢地飞散飘扬着。

无雪或少雪的冬天很是乏味和无聊。也许是苍天看北方的冬天太寒冷了吧，雪就渐渐少了，甚至是无雪。有时阴了好几天，苍天也只是极其吝啬地打发几片雪花来到人间应景，似乎还没等到看真切时就化掉了，融进泥土里。没有雪的冬天，田野裂开了一道大口子，玉米茬子的根须也会清清楚楚地裸露在人们的视线之中。小镇无雪，那就只好默默地等待，等待苍天何时能大方一些，酣畅淋漓地下一场大雪，让这北方的小镇也浪漫一些，充实一些……